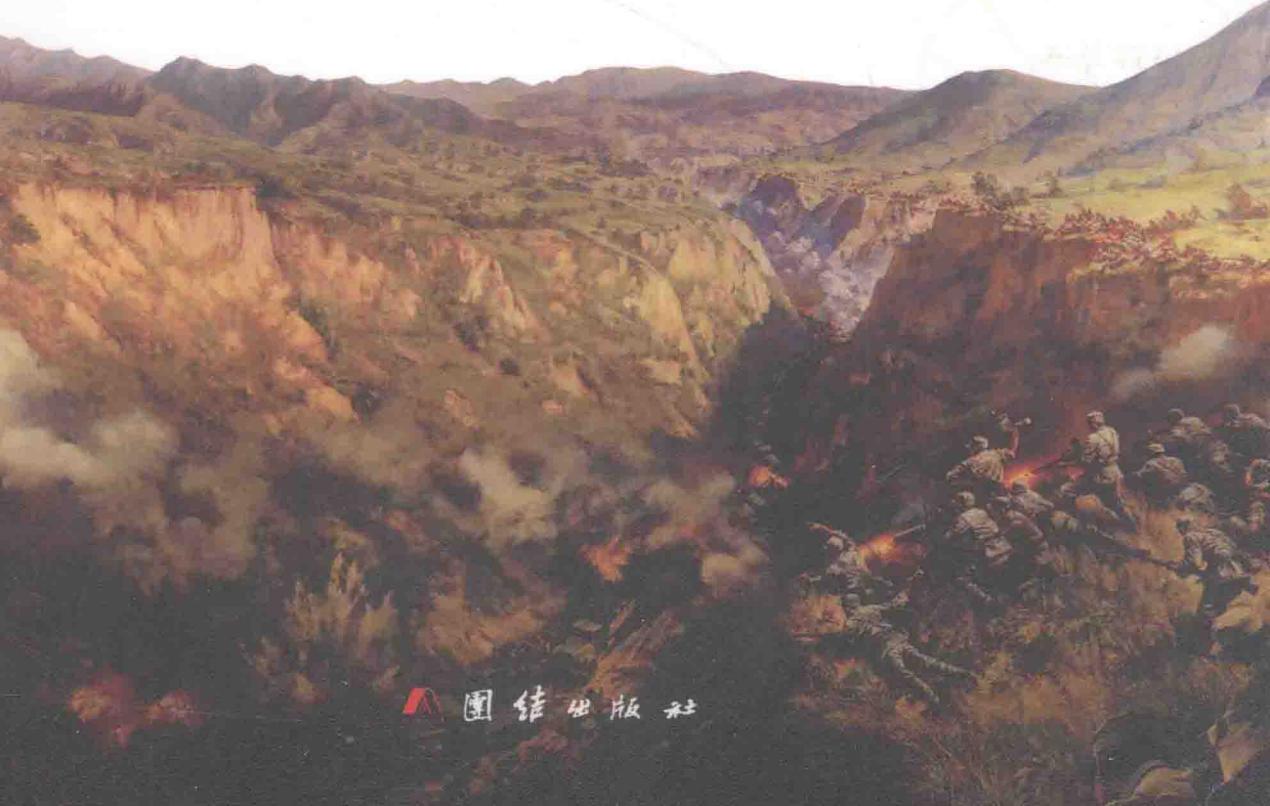


狮吼

SHIHOU
PINGXINGGUAN
长篇纪实小说

平型关

赵云常◎著



团结出版社

狮吼平型关

SHI HOU PING
XING GUAN



赵云常◎著

这是一部新世纪以来最为真实全面记录平型关大捷的一部力作；作者集多年之思考，以旁观者的视角客观真实再现了那个革命的时代，重新带您回到那个风雨飘摇的历史深处。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狮吼平型关 / 赵云常著. -- 北京 : 团结出版社,

2014. 9

ISBN 978-7-5126-3080-2

I. ①狮… II. ①赵…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1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06339 号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出版社)

(010) 65238766 85113874 65133603 (发行部)

(010) 65133603 (邮购)

网 址: <http://www.tj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出版社)

fx65133603@163.com (发行部邮购)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冠宏印刷装订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31. 5

印 数: 3000

字 数: 42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6-3080-2

定 价: 65.00 元



自序

我的《狮吼平型关》完稿后，把初稿送给几个朋友看，有朋友问我，你的这部书是什么体裁？我说，我是用小说的手法复原那段历史，纪实性最重，应该是一部长篇纪实小说吧。在这本书里，我为什么要突出纪实性而不去胡编乱造呢？我想在这个自序里谈谈这个问题。

70多年前，我的家乡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平型关大捷。我出生的村子距离平型关战斗遗址最东端仅有10里，距平型关战斗最激烈的地段乔沟只有20里。当年平型关战斗打响时，我们村子的人能听到轰轰的炮火声。我是听老辈人讲平型关大捷长大的，因而那场战斗从小就在我的心灵里占有神圣的位置。我很早就对取得平型关大捷的勇士们充满了敬意，甚至是崇拜。这是我写这部书的根本动力。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谁让当年115师的勇士们把活儿干得那么好呢？

当年115师在平型关歼敌的时候，我的爷爷领着全家躲避战乱。后来，我的父亲作为游击队员虽然有过到天镇、阳高一带扒铁路、割鬼子电线的经历，但在享受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成果方面，我们家是坐享其成者。任何时候，我们都忘不了在平型关流血牺牲的人们。有一年，我被调到东河南国税所负责白崖台乡的税收工作。我的管片正好与当年平型关战场的范围相当，既包括主战场乔沟，也包括八路军115师由上寨向乔沟先进的百里大峡谷。一次次从当年的战场走过，一次次读70年前的那场战斗，我总是生出许多的感慨来。有一天，我终于感到应该写一部文学作品反映这段历史了，否则就愧对那些先烈们了。

最初我写的是电影剧本《狮吼平型关》。当时由于种种原因，社会上已经存在对平型关大捷各种各样的非议和非难。我想让人们真正了解一下当年在平型关下发生了一件怎样的事情，因而在写电影剧本时，突出了纪实性。剧本写成后，我寄给115师参战将士的后代，让他们对照父辈的讲述，提出剧本与事实的差距。接到



剧本的 115 师参战将士的后代对我的剧本指出了许多谬误之处，并向我提供了许多我以前所不知道的素材，使我对平型关大捷的了解进一步丰富。再后来，我又接触了许多国民军在平型关战役中的史实材料，也接触了一些当年参战的晋绥军将士的后人，因而对那场战斗的了解更趋丰富。几年前，我觉得自己掌握的材料足以写一部反映平型关大捷的书了，便开始了这部小说的创作。如前所述，因为觉得平型关大捷这一历史事件非同小可，在写这部书时，仍然坚持了纪实性的原则，我仅仅是用小说手法努力还原当时的历史。

我给我这部书定量为九分真实、一分虚构。

在这部书里，只有三个中国人是虚构的，其余都是真人真事。书中虚构的三个中国人是国民党爱国官兵张建才、王君、王之梁。他们热爱自己的祖国，从“七七”事变开始，三人就投身于抗日的战斗，战斗失败了，部队打散了，他们再寻找新的抗日部队，国民军边打边败，他们随着溃退的国民军来到平型关附近时，八路军的平型关战斗打响了。受平型关大捷的鼓舞，他们参加了由灵丘县抗日勇士杜番组织的灵丘义勇军，后来随灵丘义勇军归入由杨成武将军领导的八路军独立第一师。这三个人物虽是虚构的，但我创作他们却是有原型的。当年我采访韩淤地村韩文邦老人时，他就告诉我，当年杜番在韩淤地村组织抗日游击队——灵丘义勇军时，约有 40 多个溃退的国民军士兵参加了义勇军。

在我的这部小说里，还有一个刻意虚构的日军士兵，即侵华日军里的士兵稻田有仁，他是日本人中少有的清醒者，因为反战成了同伴嘲笑、虐待的对象，被称为“非国民”。在屠杀灵丘城平民中的日本兵中未必有这样一个士兵，但清醒的反战的日本人却大有人在。1933 年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国游击队”驻扎在吉林省汪清县马家大屯一带。日本关东军蹩刚旅团司令蹩刚一村纠集 3000 多日军，直扑抗日救国游击队宿营地，企图消灭这只抗日武装。战斗中，抗日救国游击队打扫战场时，在一片极隐蔽的树林里，发现一辆日军的汽车，车上载满了步枪子弹，很快他们又发现了一具日军士兵的尸体，在旁边的石头上放着一封信，信是关东军间岛日本辎重队日本共产党员依田助男写的。他在信中说：“亲爱的中国游击队同志们：我看到了你们撒在山沟里的宣传品，知道你们是共产党的游击队，你们是爱国主义者，是正义之师。我很想与你们会面，同去打倒共同的敌人，但我被法西斯恶兽围困着，走投无路。我决心用自己的生命来说明一切。我把运来的 10 万发子弹，赠送贵军，它藏在背面的树林里。请你们瞄准日本法西斯射击，我虽身死，但革命精神长存！祝神圣的共产主义事业早日成功！”依田助男是一位清醒的善良的有着政治觉悟的日本共产党人，当时这种人在日本人当中虽然是少数，但确确实实是一种真

实的存在。日本共产党人依田助男是我创作稻田有仁这个人物的依据。在我的小说中，还有一些日本士兵的名字是我在创作时随手起的，但他们并非是虚构人物，因为他们杀过人之后没有留下姓名，我为了创作方便，就随手为他们起了名字。

写这本书时，有大量的国民党军抗战的题材需要我处理，为了这部书的真实性，我努力让自己站在公正的立场上，真实地反映国民党官兵的抗战史实。平型关战役中，国民党军虽然出师未捷，甚至还有败绩，他们中的将士又多有惜命溃逃者，但不能说他们不抗日，他们中的抗日将士也有神勇者，拼命抗敌者，为国献命者。这一点由国民军战场上将士们流到土地上的鲜血和躺在血泊中的尸体来证明。在当年的抗日战场上，他们怎么表现，我就怎么写。

在我的书里，也有一处与一些史料的叙述不大一样。那些史料说，国民军第17军军长高桂滋擅自放弃团城口阵地，影响了全歼关前敌人的计划。对此，高将军的儿子高斌提出异议，认为高桂滋将军的“84师在平型关经三天四夜血战，伤亡重大”，在多次求援未果的情况下，“团城口是被日军突破”的。当写到17军团城口抗战这段历史时，我曾停笔三天，在认真研究我掌握的所有材料，觉得团城口阵地被日军突破的可能性较大，因此作了与一些史料不一样的处理。

在林彪这个人物的处理上，我仍然坚持真实原则。我认为，终其一身的林彪与平型关大战时的林彪是不一样的，他首先是一个中国人，其次是八路军115师的师长，再次他还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对他的定位一定要实事求是，不扩大，不缩小。扩大和缩小不仅是对他本人的扭曲，也是对平型关大捷这段历史的扭曲。

在这本书里，我不仅真实地描写了每一个中国人，对日本人也是如此。他们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杀人，以什么方式杀的人，杀了谁，都是真实的而有据可查的。

看过我书稿的朋友，对于我书中日本人杀人的描写提过一些意见。有的朋友说，你书里杀人写的太多，有一些细节足矣。我说：不，日本人杀人绝不是一些细节问题可以概括的，他们是大批大批地杀，一群一群地杀。有朋友说：描写杀人也要讲究艺术，你写得太残酷了。我说：不，我不想美化战争，我要人们看到真实的战争。

当年日本人杀人是超乎善良的人们想象的。一个善良的人，即使他的想象力再强，他也不可能想象出一群日本人把一名妇女轮奸完后，再在她的私处插上一根玉米秸；一个善良的人，即使他的想象力再强，他也不可能想象出日本人杀完了人狂笑着把血淋淋的人头丢在锅里；一个善良的人，即使他的想象力再强，他也不可能想象出一群日本人奸污完一位拼命反抗的少女后，再抓住她的双腿将她猛力撕裂；一个善良的人，即使他的想象力再强，他也不可能想象出把一个反抗他们屠杀的小伙子用炉锥从头顶钉在地上。

善良的人们必须记住恶人们的恶！

百年忍辱，列强哪个肯罢手
黑尘滚滚遮天日，豺狼汹汹张血口
东方巨人岂病夫，雄狮怒起仰天吼
钢枪饥餐豺狼肉，大刀饮血敌寇头
啊！中华民族不可辱，管叫日寇成粪土
管叫日寇成粪土
失地千里，倭寇践踏我国土
血海滔滔连天恨，遍地滚滚起怨仇
神州儿女皆血性，岂容恶兽撕娘肉
千军怒报华夏恨，万众雪耻民族仇
啊！中华民族不可辱，管叫日寇成粪土
管叫日寇成粪土

——同名电影剧本主题歌

目録

Contents

卷 一	/1	卷 九	/194
卷 二	/29	卷 十	/243
卷 三	/47	卷十一	/292
卷 四	/70	卷十二	/322
卷 五	/78	卷十三	/410
卷 六	/120	卷十四	/426
卷 七	/143	尾 声	/486
卷 八	/160		



卷 一



第一章

1937年平型关大捷前夜，中国内长城平型关的上空看不到一丁点儿战争的影子，雨后见晴的天空，堆砌着一堆堆尚未变白、样子凶狠的黑色云朵，但黑云缝里显露出来的一片片的天幕，却已是纯蓝纯蓝的了，犹如刚刚染过、不沾一点儿尘埃的蓝布。随着黑云渐渐升高，四下漫开，天空变得高远、明静起来。有一些灰色的小鸟飞上了天空，远远近近地尖尖地清唱……厚重的黄土地上，庄稼地和秋草丛里的蟋蟀，应和着天空的鸟叫，鸣响起无数支美妙无比的音乐。

一只金雕从已经显得破败、颜色老旧的平型关关楼掠过，它伸展着巨翅，把巨大的黑影投到山坡上、土梁上、沟谷里的庄稼和秋草上。由于那黑影的移动，山谷中就有了些许的恐怖。山坡上，刚上坡的羊儿们，才从窝里出来的山鸡、山兔，都吓得缩头缩尾，骨头酥软，就连野狼、野山狐狸的头皮也在一阵阵发麻。

这只透着霸气的金雕是中国北方天空中常见的一种最大的猛禽，号称“空中之王”。只见它伸展着棕色、铁弓般坚硬的巨翅，英气勃勃地在高空滑翔着。此时，



这只金雕背负着青天，两只明而亮的眼睛似闪电般俯视着身下的大地。它看到了一系列的山峦，看到了山峦上龙一样蜿蜒奔腾的内长城，看到了在山口默默地等了好几百年，准备干一件大事的已经显得老态龙钟的平型关关楼，看到了山峦下的土梁，土梁间的深沟大壑，看到了无际无边染着秋天黄色的树木、灌丛、荒草、庄稼……忽然，金雕不由得一愣，“啊”地叫了一声，它看到，不知什么时候，在它身下一条30多里长的沟谷崖畔上，已经收割和还没有收割的庄稼地里，静静地埋伏一支穿着灰色军装的五六千人的神兵。它在这方土地的天空虽然称王称霸多年，可这样的神兵从来没有见过，那壮观的阵容和严明的纪律令它肃然起敬。它虽然不知道这里将要发生什么大事，但预感到将有一件大事就要发生了。于是它又“啊”地叫了一声，用力抖动着翅膀，快速地远走高飞了。

稍后，即将剧烈地响起的枪炮声、手榴弹爆炸声，将要告诉人们，在这条长沟边的一色秋黄的庄稼地里，悄悄地摆下长阵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刚刚由红军改编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115师。这是八路军的第一师，也是最先从陕北出发，渡过黄河，第一个将要与日军交战的师。这个师有着铁的纪律和丰富的战斗经验，它的主力主要由共产党红军第一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组成，其中大部分战士参加过中共中央根据地的五次反“围剿”作战，走完了举世闻名的25000里长征的全程。不久，他们将要在这里打响一场震惊中外的漂亮的战斗。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在这里摆开战场，可谓用心良苦，他们谋划时都在心照不宣地追求一种影响全国抗日战局的重大效果。在他们之前，国民党领导的军队从卢沟桥事变开始抵抗日军已经两个月有余，却没有取得过一次像样的胜利。由于国民党军队在军事上的失败，一时间，特别是在战火正在燃烧的华北，亡国论、恐日症盛行。如果将要进行的战斗实现了他们的目标，这将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对日本军队的首胜，当然也是八路军对日本军队的首胜。自然地，这样的战果将极大地鼓舞中国人的抗敌斗志，并且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告：中华大地，大有人在！厚积了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民族是优秀的民族，任何对她的图谋都将被击得粉碎！

深险的乔沟静静地躺在灰色的晨雾中，它的南面是一片较开阔的土梁地，再往南是一脉龙一样的山脊，这脉山脊的西面有一个相对较小的山头，那山头就像一条龙的龙首，由于它的矮小，整个看去，让人觉得龙首是低着的，颇像是一条将要昂扬的龙做出来的准备姿势。站在这个小小的山头上，整个战场尽收眼底，特别是主战场乔沟一带，更是看得清清楚楚。精瘦、英气的八路军115师师长林彪正用望远镜观察着大战前的阵地。战前，林彪望着自己为日本人精心设计好的战场，不禁舒了一口气。“中国是一头沉睡的雄狮。狮子睡着了，苍蝇都敢落到它的脸上叫几声；

中国一旦被惊醒，世界会为之震动。”19世纪法兰西帝国的皇帝拿破仑曾经说过的这句话，并没有引起日本人的重视。面对着中国这个东方巨人，日本人却视之为“东亚病夫”。他们的美梦竟然是一个月拿下山西，三个月拿下中国。瞧瞧日本人的狂妄自大，全然一副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的模样。殊不知，中国已是一头睡醒的雄狮了，我们共产党人已具备了把中国带出黑暗的能力。现在党已经把一支铁军——八路军的115师派到了平型关下，再过一会儿，30多里长的沟岸上，静悄悄地埋伏的八路军115师的健儿们将猛然一跃，大声吼啸，向全世界展示雄狮的威猛！

大战前的阵地一片静穆。

在大片大片尚未收割的庄稼地里，埋伏得极好的八路军战士，手握钢枪，肚皮紧紧地贴着冰凉的地皮，一动不动地卧着。他们双腿叉开，让初升的太阳暖暖地晒在已经冻得麻木的脊背和屁股上。士兵的装束很乱，除少数人穿着新换上的国军军装，许多人还穿着红军时期单薄的破破烂烂的灰粗布衣衫，背后放着一顶南方人的斗笠，下身全穿着快要过膝的短裤，大部分脚上穿着草鞋，不少战士却是赤着脚的。这支部队不仅装束形同乞丐，装备也极差，士兵手中多是汉阳造、老套筒，较为让人欣慰的是他们每人身上大多带着中国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刚刚给他们发下的5颗手榴弹，身上的子弹带也是满满的。平型关熟秋时节的天气已经变得很冷了，不久前，也就是天色临明时，由于晚上下了一场大雨，这里是一片灰蒙蒙的冷雾，地面和庄稼以及庄稼地边的荒草都结了一层白盐似的霜，冷得上下牙齿打战的士兵们此时正需要太阳暖暖地晒一晒……

林彪用望远镜细细地在阵地上扫过一遍后，脸上泛过一丝兴奋。

聂荣臻好像领悟了林彪的意思，举起望远镜向阵地那边远望。此时，灰色军服上沾了一层黄泥土的战士们伏在阵地上已经很难把他们从大地上分辨出来，他心里一阵欣喜，回望了一眼林彪，两人会心地笑了。

他们所在的小山岗下面，约30华里多长的长蛇阵样的阵地上，一直静悄悄的。八路军战士一动不动地卧着，等待着首长发布进攻的命令。太阳晒热了土地，泥土味儿更浓。远处和近处是一片无休止的绿绿的蝈蝈响亮的叫声。田鼠们也在吱吱地叫着，个别的田鼠在洞边新挖出的正在变干的土堆上打盹。一个小战士用一根细细的枯草棍儿在逗弄从窝里出来的小小的蚂蚁，他的班长严厉地瞅了他一眼，他吐了一下舌头，赶忙丢下了小草棍儿，姑娘般羞臊出一脸热热的辣红。优秀的八路军115师的战士们，每个人都知道战前能不能成功隐蔽，关系着战斗的成败。这就是小战士为自己的小动作脸红的原因。

林彪的望远镜里，忽然出现了一团火样奔跑的红色战马。他知道策马的骑手是

344 旅的侦察参谋，那是 344 旅长徐海东派来传递敌人消息的。这是个宽脸大肩膀非常虎气的后生，他打马从乔沟底下窄窄的细如裤带样的公路上飞奔而来。红色战马给沟上阵地的战士带来一阵兴奋，也给师部指挥所的首长带来一阵兴奋。一会儿，战马穿越整个乔沟，飞奔到师部指挥所在的小山头下，麻利地停下来。侦察参谋飞身下马，把战马拴在一棵约有碗粗的歪脖子杨树上，然后快速地向师部指挥所的小山头攀了上来。

 攀上来的侦察参谋已经是上气不接下气，但他还是努力张着嘴向林彪报告说：

“报……报告首长，我旅的观察哨发现敌人已经在蔡家峪村北的公路上出现。”

“敌人的什么部队，来了多少人？”

“辎重部队，长长的，约有十多里，千数来人。”

344 旅侦察参谋送来的消息让林彪大感意外和振奋。

聂荣臻在一旁也很高兴地说：“日本人和我们的蒋介石运输大队长一样嘛，他们来得正适时宜啊。”

林彪的笑容只出现在两边的嘴角上，他对站在那儿等着他说话的侦察参谋说：“回去告诉你们旅长，继续观察敌情，及时汇报。”

“是！”

 344 旅的侦察参谋转身飞下山岗，跑到那个歪脖树下，解开自己的战马，顺着原路，飞速返回。

侦察参谋走后，林彪走到电话跟前，拿起电话对着话筒说：“喂，343 旅吗？敌人很快就要进入你们的包围圈了。来的是一个辎重部队，你们要严阵以待，注意观察敌情，随时汇报。”

林彪的话迅速传到了 343 旅的指挥部，旅长陈光回答说：“明白。”

此时，平型关上空依然没有一丝儿战争的痕迹。



第二章

旁若无人、大摇大摆地进入八路军 115 师包围圈的这支日本军队，是日本国的机械化精锐——第 5 师团的辎重队和护卫部队。早在三天前，日军第 5 师团步兵第 21 旅团的部分战斗部队就已经开到了平型关下，受到了埋伏在内长城沿线山梁上阎锡山部队和高桂滋的第 84 师的阻击。这支长蛇般开进的辎重队是要开到平型关下，支援在那里进攻受阻的日军。

侵华日军的这个第 5 师团，1888 年组建于后来被美国人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的广岛，号称“钢军”。因为师团长由肥头大耳、面相凶狠的板垣征四郎担任，故亦称“板垣师团”。板垣师团的主力部队——步兵第 21 旅团，号称日本的“陆军之花”，旅团长是同样具有肥猪体形、嘴唇上留有一片小黑胡子的三浦敏事。三天前，他亲自指挥四个大队，开到了平型关前、内长城下的东跑池村一带，准备突破内长城上国民党军队的防线，进而运动到太原城下，攻取太原。

此时，板垣师团的辎重部队已深入到小寨沟里，快到豹嘴样张开的乔沟门了。

乔沟与小寨沟紧密相连，在地质构造上属黄土高原上一道雨水长年切割而成的罕见的深险长沟。老天爷好像早就知道中日在此终究会有一战似的，几百年前或是几千年前就开始切割这条大沟了，到了今天，已经切割得完美绝伦了。长蛇样蜿蜒的乔沟，全长约 10 华里，沟深大多在 20~30 米之间，沟的两边状如刀削，沟宽约 10 米左右，越往里越窄，最窄处仅能通过一辆汽车，如果有人站在沟崖边上，若伸头往下一看，顿有头皮发麻、头晕目眩的感觉。

小寨村西的沟底，日军的 100 余辆汽车、200 余辆马车，夹杂着骑着高头大马的骑兵，傲慢地向前开进。整个沟底乱糟糟的，充满了汽车的引擎声、马蹄铁掌践踏土路的铿锵声、日本人的嬉笑怒骂声和他们的胡吆乱喝声。

最前头的一辆汽车上插着一面日本太阳旗，所有的车上满载着物资或荷枪实弹的士兵。紧跟着最前面的那辆汽车上，有两个日本军官相互间正在高谈阔论着什么。这两个日本军官，胖一点儿的名字叫新庄淳，中佐，他是汽车队的最高指挥官；稍微瘦一些的叫桥本顺正，中佐，他是日军第 5 师团的参谋，板垣征四郎命令他随同新庄淳的车队赶到平型关前线，协助三浦敏事指挥作战。桥本顺正胸前挂着一部装

在牛皮包里的照相机，随着车子的颠簸，来回晃动；新庄笑着盯着桥本胸前晃动的照相机说：“桥本君，我们大日本皇军很快就赶到中国的内长城了，据说前面不远的地方就是内长城上的平型关，这次桥本君准备用你的照相机拍摄些什么照片呢？”

桥本摇晃着西瓜蛋样的脑袋，哈哈笑着，很得意地说：“据说平型关的内长城上据守着许多中国军队，等我们大日本皇军打垮了这支军队，我准备在平型关的关楼下，为大日本皇军征服人类最后一个文明留下一份珍贵的纪念。”

新庄的黄瓜样瘦长脸也是一脸得意，他用同样得意的口气说：“大日本皇军入战中国以来，中国军队一击即溃，我们的士兵追着那些中国士兵，就像赶‘鸭子’一样。桥本君还应多拍一些赶‘鸭子’的场面啊。”

“是啊，是啊。没想到真像咱们师团长说的，中国还真是东亚病夫啊！咱们师团一踏上中国的土地，中国军队与我们刚一接火就退。在皇军的大炮声中，在皇军的飞机下，在皇军的歪把子机枪和三八式面前，他们还真是一群嘎嘎乱叫、只顾逃命的‘鸭子’啊。”

“哈哈哈……”

“哈哈哈……”

狂笑中的新庄扬头看了看他们正在行进中的沟谷，不由倒吸了一口冷气，对桥本说：“啊，这条峡谷好险啊！不好，假如中国人埋伏一支军队……”

“哈哈哈……新庄君多虑了，中国军队早已被大日本皇军吓得魂飞了、胆跑了，哪里会在这里埋伏下一支军队。”

“那是，那是。”新庄向桥本不住地点着头。

沟下的日军洋洋得意地继续开进。为了便于隐蔽，八路军战士大都埋伏在距离沟沿不远的庄稼地里，他们个个手中握着手榴弹，静静地等候着首长一声令下，然后迅速冲到沟沿去，把手中的手榴弹猛投下去。

在沟沿一处便于隐蔽的地方，有几个战士正负责观察沟里的敌人。

他们谁都不说话，却都在心里悄悄地说：

“嗬，这就是日本人啊！日本人原来跟咱们中国人长的一样啊，他们就是个子小了一点儿，并没有长着什么红头发、蓝眼睛、长鼻子。”

“原来日本人也是肉长的嘛，那些晋绥军是干啥吃的，是肉长的就不愁把他们砸烂。”

“来了不少呢，样子也够骄横的，对了，数数那狗儿们的来了多少。一辆，两辆，三辆……”

静静的乔沟，在沟底世界过着悠闲日子的各种动物：蛇、蚂蚱、鼠、屎壳郎、

蚂蚁、蝴蝶、小鸟什么的，被开进来的满身骄气的日本兵们惊动了。它们惊恐地感到了某种灾难的降临，会飞的，惊飞了；会跑的，逃跑了；会蹦的，蹦开了；会爬的，曲弯着身子溜远了；有本事钻洞的，钻进了洞里；不会钻洞的，则隐蔽在草丛中、树根下；而那些逃跑不成功的，则被日军的车轮、战马的铁蹄、士兵的大头皮鞋踩烂了身体，踏碎了骨架，血肉和泥土混合在了一起……踩踏他们的日本兵们自从踏上中国的土地，所到之处，杀人放火，无恶不作，谁会怜悯这些小生命呢？不过他们进入的这道乔沟深险的也太邪乎了，两面的崖壁陡峭如墙，走在沟底就如行进在地缝一般，沟长得望不到头。这使得新庄又一次在心里问自己，如果有一支中国军队埋伏在上面怎么办？他自己这样问自己时，就禁不住对桥本说：“桥本君，我看咱们还是不能马虎，还是做个火力侦察吧？”

“好，就依新庄君的办。机枪手！”

“嗨！”

“对着两边的崖头放两枪！”

“是！”

旁边的一名机枪手抱起一挺歪把子机枪，照着两边的崖头打了几枪。飞上去的子弹打进崖两边的土壁上，因为夜里下过雨，没有尘土飞扬，飞溅起几点烂泥。在崖畔上庄稼地里埋伏的八路军战士都是枪林弹雨钻出的人，他们没有被这突如其来地飞上来的子弹吓着，只是富有经验地立马把头低下，静静地伏在地上一动不动。沟下边打枪的敌人看看没有动静，哈哈地笑着，说了声：“中国的军队，都吓跑了。他们没人敢在上边埋伏。”

于是，他们放心大胆地在沟里前进着。

第三章

日军经平型关攻打太原的这条路线是板垣征四郎和他的部下三浦敏事在一年前亲自侦察过的。

一年前的秋天，当板垣征四郎和三浦敏事从河北蔚县出发，沿蔚代公路，经广灵、灵丘，以及灵丘与繁峙间的平型关，为日军日后进攻山西太原侦察最近路线的时候，那心情是十分得意的。在中国民间，他们以“日本浪人”的身份出现，在沿



途的县府衙门住宿时，则说是要到山西太原去看望自己的学生阎锡山。因此，那时的他们一路上平平安安，风风光光，很是惬意。

晋东北的天空，好像女人漂洗过的蓝布一样，蓝得纯净；棉花样一堆堆的白云，纯白得没有一丝儿杂质。没有鸟的影儿，也没有风的影儿。高空君子样显示着一种空旷、辽远、博大……四周的原野，也是一片忘乎所以的平静，唯有被当地人称为“秋凉儿”的蟋蟀，亮亮地叫着。一路上，“日本浪人”板垣征四郎和三浦敏事用野兽打量猎物一样发馋的目光赏着眼前的自然风光，内心里不住地泛起占有她的冲动。他们快到灵丘地界时，走到了一条长沟的尽头，眼前出现了一道横亘的大岭。凭着20多年在中国做间谍的经验，板垣征四郎用不着从衣兜里掏地图就知道，这道岭叫“驿马岭”。实际上他从小就熟读中国地图，中国的版图早已深刻在他的脑子里。他只是草草地仰视了一下眼前的这道大岭，之后就没再作太多的打量、太多的研究。20年的在华生涯，他见过多少中国的大山、大河、大川。从东北到北京，那么多大山、大河、大川，都没能挡住日本人的军队，眼前这道大岭又算得了什么？值得挂怀吗？

那时候，骄横无比的板垣征四郎当然不会想到，一年后，他命令自己的一支部队支援另一支正在平型关一带被八路军围歼的部队时，竟然会遭到早已埋伏在这里的八路军的有力阻击，竟然没有一个人能爬过这道大岭。

板垣征四郎和三浦敏事如此傲慢地爬上了高高的驿马岭。当他们站到岭顶时，不由得都惊叫了一声：“啊！”一时，大张着嘴，傻子样惊呆了。他们没想到呈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众多的如海浪样的山峰。它们虽然是凝固的、静止的，但在这两个日本人看来，却是汹涌的、澎湃的，翻腾着没向天际。出生在小日本国的板垣征四郎对中国内地的“大”有着特殊的体验，他往往把中国内地的“大”无限夸大，面对中国的山河，每当他有这样的体验时，总是有一种张狂的兴奋涌动全身，浑身的毛孔都处于极度的亢奋之中。他曾把中国大陆说成是陆海，意思是海一样的大陆。现在，面对着驿马岭周围的众多山峰，他惊叫了一声：“山海！”意思是说，海一样的山。当他想到这片山峰不久就要被划入日本国的版图，板垣征四郎的兴奋之情再度张狂起来，他差一点儿就在驿马岭上跳起舞来。

“日本浪人”板垣征四郎和三浦敏事从岭上下来，又跌入一道沟里，他们从沟里出来，就踏上了相对较为开阔的有点河北平原味道的灵丘县平川。在中国人看来，灵丘川不过是一面小小的平坦盆地，而在这两个日本人看来，它同样大得厉害。当然，那四周的大山，也大得厉害。他们在平川上走了一程，就隐隐约约看到了灵丘县城，不由得腿肚子上就来了那么一股劲儿，加快了步子，仿佛要进入的这个中国

